

# 評新編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年

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吳晗同志接連写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反复強調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sup>①</sup>。一九六一年，他又經過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贊扬，有的文章說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給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sup>②</sup>；有的評論文章极口称贊吳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結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sup>③</sup>；有的文章还說：“人們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sup>④</sup>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贊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問題，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們的主张，我們就不能不認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

① 吳晗：《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②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

③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評〈海瑞罢官〉》。

④ 《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海瑞談到“清官戏”》。

##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sup>①</sup>，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

---

<sup>①</sup> 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众强烈地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sup>①</sup>，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們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sup>②</sup>，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儈”，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

---

① 《海瑞罢官》单行本前的内容介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页。

② 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华书局第二版，第十五页。

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訴人們：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剝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飯”就統統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獄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憤”，要把“惡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斬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絞罪。据吳晗同志自己說，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沒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sup>①</sup>。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結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在地下了，新任巡撫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說“大丈夫頂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給“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統統被設計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經濟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們强烈地感到：吳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許多歌頌海瑞的戏曲、小說都塑造得高

<sup>①</sup> 吳晗：《海瑞罢官》序，单行本第VI页。

大多了。尽管吳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說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許多条史料，企图使人們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們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問：封建社会的統治階級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嗎？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吳晗同志凭空編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 一个假海瑞

我們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們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階級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吳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編造出来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〇年春这段時間內，任应天巡撫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十分尖銳。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間，随着地主階級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剝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載：“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說明松江一帶絕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顧炎武虽沒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們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計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間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說二十四万亩，有的說四十万亩，大約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

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謂“華亭鄉官田宅之多，奴仆之眾，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親眼所見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寫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農民同地主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農民大批破產逃亡，許多土地荒蕪，“無田者為人傭工”<sup>①</sup>。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必然會影響地主階級內部各個階層的相互關係。在土地絕大部分為地主占有的情況下，官僚地主主要繼續兼併土地，不能不把對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農”（又叫“上農”）身上，因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也尖銳起來。同時，由於官僚地主隱匿了大批不交稅的土地，獨占剝削果實，封建皇朝的財政十分困難，“帑藏匱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斷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繼續兼併中小地主的“民田”。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團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而當時官僚地主兼併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對的所謂“投獻”。

投獻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勢力的豪強地主收買同原田主有某種關係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獻”給自己，使原有的“富家”喪失土地，“獻田”的狗腿子就變成這塊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種是中小地主、富農、個別或少數自耕農為了逃避嚴重的徭役和賦稅，把自己的田寄獻給官僚地主。因為《明律》規定官僚可以根據品級的高低有減免徭役賦稅的特權，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機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農、自耕農的土地強占為己有。由

<sup>①</sup> 《華亭縣志》。

于土地絕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sup>①</sup>。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記載：“以故富者輒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輒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謝失勢，又往往折入于暴貴者，以兼并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說的“富者”，当然不是貧农，他們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勢”的士大夫或沒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們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損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財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諸生員”，“乡官之賢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們搞“投献”。“乡官之賢者”对海瑞說：“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囑事，民产漸消，乡官漸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嗎？海瑞下的結論是：“为富不仁，人心同

---

① 《廿二史札記》中記載了万历中嘉定、青浦間搞投献的例子，明显地反映出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摘录如下：“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諸势要，則悉为势家所有。……万历中，嘉定、青浦間有周星卿，素豪俠，一寡妇薄有资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閱庄，星卿不平，糾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此亦可见当时献产恶习。”（商务印书館一九五八年七月出版，七二一页）



憤”<sup>①</sup>，这个“同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知識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冶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証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話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緩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間越来越尖銳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賦稅收入，解决朝廷的財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嗎？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許贖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絕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戶”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貧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錢去“贖”，“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們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貧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戶”翻身嗎？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給李春芳的信中說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

---

① 《被論自陈不职疏》，见《海瑞集》，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下引海瑞言論均据此书，不另注明。

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訝。”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嗎？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嗎？海瑞自己在《督撫条約》中告訴我們：他当巡撫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sup>①</sup>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嗎？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紙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債”嗎？最好听听海瑞反駁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債，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償債，公私并举，錢粮难完。臣……謂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許还債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說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間的地主剝削，并不反对“放債”，只是为了解决皇朝

<sup>①</sup> 《明律集解》，卷五。

的財政收入問題，反對鄉間大地主獨吞剝削果實。

海瑞從來沒有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他只是想緩和這個矛盾。海瑞自己就說過：“以下奉上，又不可缺，為之損益調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說明了他做的是“損益調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剝削限制在不妨礙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法定範圍之內，削弱農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剝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農民服從封建統治，遵守“禮義”，“毋作強賊”；對已產生的農民暴動，他主張雙管齊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對最反動的大地主，目的並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鞏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鞏固地主對農民的統治，鞏固明皇朝政權。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各個集團、各個派別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所在。把海瑞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這是混淆了敵我，抹殺了地主階級專政的本質，美化了地主階級。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對於皇帝忠心耿耿，他給高拱的信中痛陳自己內心時說：“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為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也。”他怎麼能夠做出動搖“千百年基業”的事來呢？

對“退田”的描寫是假的。“平冤獄”的描寫是真的嗎？根據我們查到的資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華亭知縣根本沒有被殺、被革。海瑞任應天巡撫時，蘇、松一帶沒有撤掉任何一個縣以上的官。徐階的兒子根本沒有死，曾被判充軍。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階罷相後，徐階政敵高拱再起時干的，張居正上台，這個判決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傳》是這樣寫的：“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為監

司簿录其諸子，皆編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記載。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間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內閣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傾軋，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嗎？吳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軍”，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象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誣，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訟”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絕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經驗。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談到“疑獄”时还說过：“事在爭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貴賤之別，故曰存体。”为保护“貴賤之別”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說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請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給顛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編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創造，我們并不要求新編历史剧的細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須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吳晗同志曾經說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許可有歪

曲，臆造”<sup>①</sup>，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六十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

<sup>①</sup>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第一五五页。

級的，決不可能是既為統治階級又為被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當然，由於地主階級內部存在各種階層和集團，由於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他們之間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在對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農利益的態度上，在壓迫農民的程度和方法上，會有區別，有鬥爭。但是，從根本上說，這種鬥爭的實質決不可能超越維護地主階級專政的範圍。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把這種地主階級內部鬥爭歪曲成農民同地主之間的階級鬥爭。就拿“清官”同“貪官”的鬥爭來說，確實有過清官大老爺在地主階級的法庭上、根據地主階級法律的某些條文，懲辦一些“貪官”的事；也有個別農民所告的恰巧是某個“清官”所反對的派別或集團中的一員，出現個別農民在這個“清官”面前“打贏”官司的事。這種現象迷惑過不少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的農民，使他們看不清“清官”的階級面貌，看不清封建國家和封建法庭的階級本質，地主階級也經常利用這種現象來麻痹農民的覺悟，把“清官”當作掩蓋階級統治本質的工具，當作配合武裝鎮壓、對農民進行階級鬥爭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記載過地主階級派出“清官”作為緩兵之計，然後把起義農民一舉消滅的事<sup>①</sup>。但是，從根本上說，不論“清官”、“好官”多麼“清”、多麼“好”，他們畢竟只能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

<sup>①</sup> 如一四五〇年（景泰元年），黃蕭養領導的盛大農民起義隊伍包圍了廣州城，斷絕了城內外交通。攻勢淩厲，地主階級的軍隊“戰輒敗”。這時封建皇朝見武裝鎮壓失敗，就派了當時有名的“清官”楊信民去，楊一到，立刻用軟的一手“多方招撫”，做了許多欺騙、分化、軟化工作，農民起義軍被“清官”迷惑，“不敢傷”，放鬆了武裝鬥爭。接着董興調集兩廣江西的大批地主軍隊來到，對農民和農民軍進行了血腥的屠殺，起義失敗，黃蕭養也中箭犧牲。事見《明史》中《楊信民列傳》及《董興列傳》。

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sup>①</sup>。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二八页。

作为国家問題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資产階級弄得特別混乱的問題，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責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編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階級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錢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憤慨地問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訓农民：“这又是你們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獄”的过程中，又反复強調“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階級本质的話，并且用“实际行动”証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獄”，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階級的国家机器統統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嗎？这不是把地主階級专政鎮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銷了嗎？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階級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嗎？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階級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階級調和論的戏，还談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創作也必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sup>①</sup>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階級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沒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階級改良派，就是資产階級民主派也从来沒有給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

---

<sup>①</sup> 吳晗：《再談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第一五二页。



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谁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

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編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sup>①</sup>；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說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說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說明別的。所以嘉靖皇帝沒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贈太子少保，諡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說：“虽强項不能諧时，而直心終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吳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說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sup>②</sup>，甚至把他說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頌海瑞“保民如子”，吳晗同志則說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請問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經大书特书过許多材料來說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撫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吳淞

---

① 《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創作，許思言执笔，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四月出版。此剧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一年演出时，《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都曾发表評論文章加以贊扬。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及十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及《文汇报》分別发表《〈海瑞上本〉中海瑞的形象》及《試評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二文。一九六一年春节重新上演时，《解放日报》在二月十七日又发表《杂談京剧〈海瑞上疏〉》一文。

② 吳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华书局第二版，第十九页及第三十五页。

江，人民歌頌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这些記載加上旧小說、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記載，显然包含着地主階級的夸大成份，我們应当用階級观点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沒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談迁《国權》隆庆五年七月記載，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給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給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階級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載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頃还之民，楚人大悅。”<sup>①</sup>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階級，如果按照吳晗同志的观点，誰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頃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吳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內把一条江整治好嗎？据海瑞在《开吳淞江疏》中自己說，他原来“議开江面十五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間錢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銀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連原計劃也沒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吳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連海瑞自己的話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

---

① 《明史·徐阶列传》。

我們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貧苦农民在地主階級残酷剝削下，穷得連衣服都穿不上，許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沒有喪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貧农，决不是吳晗同志說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編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貫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用階級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階級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論的观点去認識历史人物的階級面貌，也不是一件沒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許多歌頌海瑞的旧小說、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來說，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吳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階級歌頌海瑞的立場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貧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吳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們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們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嗎？我国农村已經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請問：要誰“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嗎？又請問：退給誰呢？退給地主嗎？退給农民嗎？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嗎？

学习“平冤獄”嗎？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說什么“平冤獄”的話，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剝

削階級从最黑暗的人間地獄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資產階級的枷鎖，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獄嗎？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獄”，那末請問：到底哪个階級有“冤”，他們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獄，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許吳晗同志会說：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獄都不对吧，学习他“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sup>①</sup>，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說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嗎？我們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嗎？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罵“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們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說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階級内容：为哪个階級？对哪个階級？各个階級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們具体的階級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階級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階級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階級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談。这里，我們想重复地引用

---

① 吳晗：《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sup>①</sup>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一九五七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八七八页。

“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sup>①</sup>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象《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

<sup>①</sup>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第一六〇页。

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作者 = 姚文元著

页数 = 23

SS号 = 10427602

DX号 =

出版日期 = 1965年11月第1版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